



访永和姚金策故居 苏炳秋

今年正月,虽已立春,却仍然有些微寒,我一个人去了趟钱仓村。

村子在晋江永和镇。因古时曾设仓收粮,故名“钱仓”,这个名字里便透着一股殷实安稳的盼头。如今,它成了热门的去处,长长的党建文化长廊讲述着新乡村的故事,墙上的彩绘画着耕织渔樵。而我最想看的,却是那些沉默地站在光阴里的老厝。

散落在村里的古厝有40多座,我此行的目的,是其中的“明珠”——姚金策故居。

穿过村巷,大宅便静静伫立在那里。占地五亩有余,二进五开间,左右伴着龙虎护厝,气象恢宏。人说,为建它,主人当年耗银13万两。

我从右边护厝的小门进入。抬头便见门楣上刻着“历山衍派”四个字,庄重、醒目。脚下是条石铺就的甬道,被岁月磨得光滑,脚步声轻轻回荡,仿佛在叩问过往。

主厝是纯粹的闽南风骨。出砖入石,红艳与青灰交错。雕梁画栋,极尽繁复之能事,屋脊上的剪瓷雕、门窗上的木刻,每一处细节都不肯马虎,凑近看,都是一幅独立的、精巧的工笔画。我伸手摸了摸墙上的青石板 and 红砖雕,冰凉之后,竟生出一股奇异的温润。

主厝是端庄的中式魂,两旁的龙虎护厝,却舞动着奇妙的混搭风。它们各高三层,竟是百年前罕有的钢筋水泥骨架。我沿着那旋转而上的水磨石扶梯缓步走去,扶手的曲线优雅流畅,每一步,脚下都响起空灵而清晰的回音。亭台楼阁的样式,分明带着南洋的慵懒与开放。可一转身,护厝的门前又赫然立着中式的楹联石,墙上嵌着成片的砖雕,刻画着梅鹊报春、麒麟送子。中式的情理,西式的构造,在这里握手言和,混搭出一种奇异的和谐,毫不突兀,倒像一位见惯风浪的老者,穿着西装,却依旧端着盖碗茶,和你讲着古早的训诫。

这宅子的一切,都叙说着主人姚金策的传奇。少时家贫,漂洋过海到印尼,从肩挑货担走街串巷开始。传说他因心地良善,帮助一位陷入困境的番婆,意外获赠宝珠而起家,终成一方巨贾。他在厦门鼓浪屿广置产业,又心心念念,要在故土留根置厝。

然而,最打动我的,并非这建筑的奢家用料,而是那满庭满屋、几乎无处不在的书香与警醒。清末进士曾道、施乾所题的家风格言,民国大家于右任的楹联、诗刻。“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眼界要宽,度量要宏”……一句句,一字字,力透石背。这不仅装饰,更是一个父亲、一个家族,对后辈最急切的叮咛与最深沉的期待。

站在这些石刻前,我似乎能看见,那位耗巨资建起华厦的主人,他最想垒起的并非砖石的墙,而是子孙心中那堵知书明理、持守家风的墙。钱财会散,楼宇会旧,唯有刻在石头上的道理,和融入血脉里的训诫,或许能与时光抗衡。

可惜,天不假年。据说主厝落成不久,正值盛年的姚金策便溘然长逝。眼前这精巧的护厝,是他的次子姚瑞吉后来补建,替父亲完成了这未尽的拼图。后来,宅邸的命运也随国运起伏,做过驻军的团部,当过人民公社的办公地,也曾传出琅琅书声。老厝像一个宽厚的老者,平静地接纳着不同的时代与身份,庇佑着一方土地上的人与事。

夕阳西斜,光从高高的窗棂斜射进来,在水磨石的地面上拉出长长的、温暖的光斑。我缓缓走出大宅,回望那一片沉静的屋顶。在闽南,在“十户九侨”的永和,这样的古大厝、番仔楼还有许多。

众多古厝像姚金策故居门前那棵老樟树,根系牢牢抓住故土,枝叶却曾遥遥遥远的海浪。如今,它们静立于此,不言不语,却为所有漂洋过海的足迹,保存着最初的坐标;为所有散落四方的枝叶,指引着归根的方向。它们是灯塔,照亮着一代代华侨子孙,穿越茫茫人海,归来寻根的路。

风从村巷那头吹来,柔柔的,带着田野和旧墙的气息。我独自一人来,又将独自一人离开。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味道



闽润饼菜 雷海红

我是到了闽南工作,才知道闽南有一种美食叫润饼菜。查阅资料后得知,润饼菜发源于泉州,是闽南地区独特的风味小吃。关于其起源,有多种说法:

蔡复一夫人传说:明代同安人蔡复一才华横溢,但屡遭奸臣陷害。皇帝要求他在49天内完成整理抄写朝廷文书的任务,否则以抗旨论处。蔡复一废寝忘食,其夫人李氏为让他能边工作边进食,将面粉加水搅成糊状,在热锅里轻轻一抹,做成薄薄的面皮,再把各种菜切细炒成烩菜,用面皮卷成圆筒状喂他吃。这种吃法后来流传开来,成为闽南特色小吃。

春盘演变说:古代中原有立春吃“春盘”的习俗,用薄饼包裹蔬菜食用,寓意迎接春天。唐宋时期,中原人南下迁徙,春饼传入闽南地区,逐渐演变成润饼菜。

寒食节关联说:寒食节禁火,人们以冷食果腹,出现了寒食节的节令食品。润饼菜可能与寒食节的冷食传统有关,但具体关联尚待考证。

在我看来,润饼菜其实一点都不能算是饼,而更像是不需要经过油炸的春卷。包润饼菜的馅料有很多种,包菜、胡萝卜、豆芽、豆皮、花生、海草、白糖、豌豆、豆干,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果是自制润饼菜,想吃什么馅料就往里放。馅料在皮子上摆成“一”字形,掀起皮子的一边搭在馅料上,再掀起左右两边,顺着前方滚动一下,一个润饼菜就做好了。润饼菜因为丰富的口感而让我欲罢不能。深沪就有这样一家卖润饼菜的小店,几年前吃过,后来去了几次都扑了个空,那一份对润饼菜的热爱令我念念不忘。

清明将至,市场上卖润饼皮子和各种馅料的商店多了起来。我也曾自制润饼菜,但因馅料种类不够丰富,吃起来跟外面买来的味道还是差了一点。

前几天到镇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拐到了深沪原来卖润饼菜的那家店。人还没有近前,远远就看见那家店门前围拢着六七个人。我喜出望外,看来今天没有白跑一趟。因为人多,每个顾客都要排队。我接在队尾,看着摊位上的几个人忙着制作润饼菜。等了许久也还没轮到我一问才知道前面有位顾客一次就要买二十个润饼。商家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耐烦,问我要几个。从她比画的手势看,如果只是一个,她可以帮忙先做。但听说我要买四个的时候,她说那还得等等。那就等吧,反正我也不是十分着急。再说了,真正的美食哪有那么容易吃到的。就在我等待的期间,来买润饼的顾客越来越多,队伍变得越来越长。下午4点钟的光景,其他的店门前冷冷清清,唯独这家店门庭若市。大概等了将近20分钟,终于轮到我了。我站在摊位前,看着摊主熟练地制作润饼菜。他叫我帮忙撑开袋子,一个润饼菜装一袋。结了账,我把润饼菜带回家和家人分享。女儿也很喜欢润饼菜的味道。

一日,女儿跟我说班级要包润饼。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一来可以加强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二来可以传承这道美食的制作技艺。

而在我看来,闽南润饼菜,包包包,卷裹尽山海滋味。一口古早味,薄皮卷团圆,馅料藏温情,是祭祖思亲的念想,是阖家欢聚的暖意,更是游子心底最浓的乡愁与乡韵。



姚金策故居 苏素华 摄

忆旧



当年的供销社

曾剑青

20世纪,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供销社因其分布地域广泛、服务周到、物美价廉而深受城乡人们的信赖。

那时候,能进入供销社工作,是很体面的。我姑姑当年就是站柜台的,她待人热情、大公无私,供销社所在村的村民大多与她姑姑相熟。因为有这样一层关系,我常常跟着祖母到姑姑店里买东西。

供销社是只建一层的石头厝,一排长长的店面对着公路敞开着,里面大致分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副食区主要卖烧酒、酱油、白糖、香醋、饼干、蜜饯;百货区主要卖针头线脑、铅笔本子、鞋帽布料;农具区主要是锄头、粪箕、铁锹、土刀、水桶、吊篮;食品区主要卖猪肉、羊肉、鱼、虾等各种海鲜。一进供销社的店门,就被一种混杂着温和的、妥帖的气息,整个人就像坠入曼妙无比的世界,白酒的醇香、糖的缕缕甜丝、豆油的酱香、瓜子的微焦,还有各种各样食品散发出的说不出的芬芳,将整个包裹住了。

木头做的柜台分成三层,每一层之间用玻璃罩上,斑驳的漆色历经岁月浸染,泛着浑厚而深沉的光,给人一种沧桑感。柜台边角上,有的油漆早已脱落,被磨得油光发亮,玻璃柜台下面摆着各色蜜饯,有切片的杨桃、有蓄得黄澄澄的枇杷果、白色盐糖细粉星星点点卧在李子、杏子果肉上,都是一看就叫人眼馋的

东西。

用牛皮纸包着的红糖,被折得方方正正,红绳子一扎,堪称送礼佳品!细一看,纸面上沁出深褐色印记,那是糖的耐在往外渗呢,我看着看着,口水禁不住往下咽。白糖被装在透明塑料袋里,长方形的袋子,一提,沉甸甸的让人感到物品的实实在在。袋口用烙铁烫合了,鼓鼓的。姑姑说,那叫真空包装。

铁观音茶香从小小的圆纸桶里钻出来,清冽的,沁人心脾,说句实在话,这茶叶只要有热水一冲,茶汤绝对更加宜人。白酒与酱油各有一个缸,散装其中,缸口盖着用布缝制而成的,里面装有沙子的包,盖得再严实,气味还是丝丝缕缕地漫出来。白酒与酱油,一白一黑;一下肚一下锅,都是百姓生活的“伴侣”,它们仿佛日子的左膀右臂,也可以说是日常的翅膀,我们从其中汲取营养、增长力量,走向更远的地方!

白酒是本地产的番薯酒,也叫“地瓜酒”,因为我们这地方地处江南丘陵地带,几百年前,从国外引进过来的“番薯藤”适应能力强,一下子就蓬勃生长起来了,产量不少,成了酿造地瓜酒的原材料,乡亲们去打酒时,用的是自家的玻璃瓶。样式多种多样,有空的输液瓶,有底扁颈瘦的,有圆筒形的……我看姑姑给他们舀酒时,娴熟地将漏斗插在

瓶口,酒提子伸进缸里,然后平稳上提,将酒顺势倒进漏斗,“咕噜咕噜”直响,仿佛天籁,孩子们总想着从大人手中抢着酒瓶,飞速回家,瓶子贴着胸口,凉丝丝的,一路走一路闻,闻得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家里用酱油速度快,不过三五天,就得去打酱油,这任务常常落在我的身上。姑姑总会提供方便,打开柜台与柜台之间横着的木板,让我进去看看她舀酱油的情景,一进去,我才知道,十大缸的酱油一字排开,原来酱油的销量挺大的。

超市来了,柜台拆了,货架立起来了,瓶瓶罐罐的酱油摆在货架上,一溜烟看过去,琳琅满目,牌子也多,选择也多了,包装精美多了,可总感觉少掉了当年的酱香。白酒的种类更是数不胜数,花色各种各样,瓶装的、盒装的,可当年那口缸里的醇厚跑到哪里去了呢?

供销社早没了,除了那酱油的咸香、白酒的醇香,还有红糖的甜、茶叶的清,都还在。不过,它们不在现在的超市里,而在我鼻腔最深处的记忆里。

时光一晃而过,有一些刻印在岁月深处的气味一点也没变。

闭了眼,我常常想着,自己又站在那木头柜台前,高处的阳光从店门斜照进来,照着空气中慢慢坠落的浮尘,一切都很慢,慢的只想享受着曾经的供销社带给我的美好点滴。

感悟



致敬人间四月天

倪怡方

始写东西,把年轻时想写而没时间写的,把心里存了几十年的故事,一点一点地写出来。这一写,就再也放不下了。

写作是寂寞的事。一个人坐在书桌前,这一坐有时候就是一整天。窗外的热闹是别人的,阳光、鸟鸣、远处孩子的笑声,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可是我喜欢这份寂寞。在这寂寞里,我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能看见那些远去的人和事,能和他们说话,能把他们留在文字里。

去年夏天,我把这几年写的文章整理了一下,竟然也有厚厚一叠了。几个要好的文友看了,建议说可以出一本集子。我翻看那些文稿,一篇一篇地看过去,像是又重新活



炊烟是潮湿的…… ——忆颜纯钧老师

戴冠青

清明时节,细雨纷飞。望向窗外,思绪绵绵,想起遽然离去的颜纯钧老师,悲伤再次袭来,犹如冰雨沁心,冷彻骨髓。

2月初惊悉颜老师辞世,心痛不已。颜老师还未上八十,在当今老龄社会中并不算大,而且南人北相的老师看起来那么壮硕,曾经是篮球场上的一员猛将;还那么博学,创作研究双管齐下,在电影研究上尤占先机,成就骄人,老天爷怎么忍心让他就这么走了呢?

去年6月28日,在孙绍振老师90诞辰暨《孙绍振文集》学术研讨会上才见到颜老师。没感觉有什么异样,高大魁梧的身躯,腰板依然挺拔,大脸庞上笑容憨厚而亲切,只是头发花白了。老师刚好和我同组座谈,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孙老师一个最大特点是可爱,可爱得有点天真。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孙老师喜欢和他打乒乓球,他说,别打了,你打不过我。孙老师偏不信邪,非打不可,屡败屡战。颜老师无奈只好让了几个球,让孙老师赢了一局。赢球后孙老师高兴得手舞足蹈,逢人便说,我赢了颜纯钧!要知道,颜老师可是师大教师中的打球高手啊!真的太可爱了!听者都笑了!我知道颜老师和孙老师亦师亦友,情谊深厚,但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精彩的段子,两位老师的可爱形象由此更加深入人心。

颜老师和孙老师一样,都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写作老师。当时任师大中文系七七级的大多是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和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年教师。孙老师40岁出头,算是中年教师,当然,要是现在还算青年;颜老师可能还不满30岁,大概是最年轻的老师之一了。因为入学前已发表过作品,原本我可以免修写作课,但我们十余位获得免修资格的同学都觉得听课机会难得,谁也不想落下,照样去上课,这也让我们没有错过孙老师、林可夫老师、颜老师等几位写作老师的真传。

颜老师的课时不多,好像是教散文写作部分。但听说他是晋江安海人,是我的泉州老乡,顿时有了一种亲切感,虽然在学时从来也没有去认过老乡。他上课时不像孙老师那样激情洋溢旁征博引,而是语气平缓,有板有眼,但举的例子却很吸引人,让人印象深刻。至今我还记得他讲到散文语言时所举的一个例子:“清晨,家家户户升起炊烟,雾中的炊烟是厚重的,潮湿的……”他说“潮湿”一词用得妙,具有情感的张力。我顿时想起陆游的诗句“雾敛芦村落照红,雨余渔舍炊烟湿”,原来炊烟是可以湿的,原来古今文道是相通的。因此颜老师的课时虽然不多,但对我后来的写作却大有裨益。

20世纪90年代末,我听说颜老师和孙老师来泉州开会,住在温陵路的长城宾馆,很高兴,骑自行车就去造访。问到老师的房间,发现门敞开着,两位老师正头挨着头坐在一起讨论电影剧本。忘了是哪个剧本,好像就是颜老师他的作品,原来他们是来泉州改稿的。两位老师见我到访也很开心。听说我刚搬了新家,离宾馆不远,兴致勃勃要去看。说是近,走着去还是蛮长一段路的。于是我推着自行车,带着两位老师穿街走巷,然后又不辞辛苦爬上六楼来到我家。两位老师不等我泡茶就挨个房间参观,特别对我的书房和宽敞的大阳台赞不绝口。参观完坐下来喝了两口茶就要回去。我留他们吃饭,颜老师说宾馆有饭,执意拉着孙老师下楼。担心他们迷路,我又推着自行车把老师送到宾馆。回来时心里暖乎乎的,老师们特意走了那么长的路来看一个学生的新家,那份关切至今想起来还是感动得想流泪。

2001年,为了提高教师的学历水平,泉州师院中文系和福建师大文学院联合办了一个文艺学研究生班,利用暑假上课。当时师大文学院教授孙老厝、颜老师、王光明老师、宋以撒老师、辜也平老师、游小波老师等都来讲过课。当时我是系主任,带头参加学习,由此,我再一次成为孙老师和颜老师的学生。颜老师这次讲的是“电影解读”课,用的教材就是他出版不久的专著《电影的读解》(中国电影出版社1995年版)。但颜老师并不照本宣科,他放了好几部经典影片,然后仔细分析其艺术呈现的精妙之处,包括镜头、影像和戏剧冲突等等。颜老师的课好看又好听,很受大家欢迎。这个班办得很成功,参加学习的不仅有本校教师,还有附近幼高专、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教职员工,济济一堂,后来大多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这个班大大提高了我们学校教师的学历水平。可以说,任教的老师功不可没!

2015年12月6日,我受邀参加了在晋江举行的《摇篮血迹》出版座谈会。《摇篮血迹》由颜老师和福建电影制片厂文学部原主任洪群合著,海峡书局2015年10月出版。书中集结了两位晋江籍作家历时30多年合著的8部影视文学剧本,包括《摇篮血迹》《天开眼,海开眼》《阿秀的消息》《小小的我》《澳门情缘》《大山的召唤》《女儿啊,女儿!》《母亲的脚印》,记得有五六十多万字,非常厚重。这八个剧本有的已拍成电影,有的正在筹拍中,不仅体现出两位老师丰硕的创作成果,而且剧作故事富有闽南乡土风情,作者对海峡情缘和侨乡人文的独特诠释,生动感人,由此也看出了两位老师独特的生活体验和对晋江家乡的深厚情感。在座谈会上我再次见到老师,并获赠沉甸甸的文集,开心而又感动。我想,两位老师把作品座谈会放在晋江举办,也是他们献给家乡父老乡亲的一份深情。

可惜,天不假时,颜老师没有等到他的剧本都拍成电影,就骑鹤仙去了,无论你再怎么呼唤,也唤不回他的身影!呜呼!唯有以此简陋的文字,传达学生对老师的一片哀思。

窗外,雨还在飘,我似乎看见远处袅袅升起的炊烟,果然是沉重的、潮湿的,说不清是浸透了雨水,还是泪水……

(作者系泉州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泉州师范学院教授)

学中学的同学一起自创的文学刊物《龙眼花》,当时出了两期,退休后陆陆续续又编了几期,后面因诸多因素就停下了。就像这四月天,花开了,花落了,看起来年年如此,可是每一朵花,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样子,都有自己的时辰。

阳光渐渐暖了起来,照在身上,有了些微热。对面楼房的墙角,三角梅新长的叶子嫩绿嫩绿的,风一吹,便泛起一层层的绿浪。我想起书上看到的一句话:生命不是要超越别人,而是要超越自己。我这一辈子,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是在退休后的这七年里,我超越了自己。从一个习惯了公文写作的人,变回一个能写点文学作品的人。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四月,你是人间的四月天——这句诗说了几十年了,还被无数人念叨着。可每一次说,都觉得新鲜,都觉得温暖。四月天不只是属于年轻人的,它也属于我,属于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只要心里还有爱还有梦,就永远拥有自己的四月天。

再过些日子,它就要正式出版了。我把这本书,献给这美好的人间四月天。